

要瞭解一個人，就必須瞭解他生存的環境。環境不斷的在變化，人受到變化的影響，孕育出因應生存的模式。這種模式反應在行為上，成了人的個性。若撇開環境與人互動的因素不談，則人不過只是一種動物。人的目標，就只是生存、生殖與生活。在長時期的生存過程中，人類經由多方面的追求與嘗試，累積了足夠的生活經驗。由於個人的生命非常短暫，經驗必須藉著生殖、生活而逐代傳衍。而且每一個新的生命體，對於人類已有的經驗認知，都必須從頭到尾，再重新體驗一次。

人的生活，就是個人的個性在環境變化下的重新體驗。如果其個性塑造得符合環境的變化，我們可以斷言，這是一次成功的體驗。若個性與環境不能相互協調，那不是個體的個性出了問題，就是環境的變化有了危機。

人類累積的寶貴經驗，形成了文化，就在文化越來越豐富的當兒，人類能夠領略認識的部分卻是越來越小。就像一個貪婪的收藏者，不論什麼都難逃他的聚寶盆，甚至別人的丟棄物，他也不放過。年深月久，積存的收藏品越來越多，終於有那麼一天，他會發現存放的空間無限延伸，數量已經多到難以估計。且不要說去欣賞，就連裡頭到底有些什麼，自己都說不上來。這時如不加以整理，儘管再有價值，對未來的人而言，也不過是些包袱而已。

工業文明就是這樣產生的，千百年來沉重的包袱，已經壓得人們難以忍受，到了必須徹底揚棄的時機。正好新興的技術促進了生產的效率，生活環境立刻有了改進。人們的信心十足，就像重演的歷史一樣，總認為自己才是宇宙的中心。

然後，新的收集行為開始了，一樣的貪婪，一樣的積極，只是換了些名稱，換了一批角色。無可否認的，隨著宇宙進化的進度，能量大量地被釋放出來。變化的速度快了，參與的規模也大了，積存的收藏品，不久就超出了認知的極限。

可憐的現代人，從清晨太陽射出第一道金光開始，到黃昏時霞光斂盡為止，一天所接觸到的事物變化，遠非大腦容量所能及。這些變化的訊息，都與生存戚戚相關。而要成功地生活在現實環境下，人又必須不斷地做出正確的判斷、選擇。在人類有限的能力下，如何來應付那無限的變化呢？

大多數人麻木了，從出生開始，就被社會限制在特定的環境中。有如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車，開車的人唯一的選擇，就是在統一的流向中，鎖緊車門，繫好安全帶，加速前駛。每個人面對的，都是無常的未來，有人擔心工作、職業、收入，有人憂愁感情、幸福、兒女，更有人從早到晚，不斷地操慮著自己的身體、疾病、死亡。

追求變化與新奇，原本是人性的一種本能。工業化不僅僅是一種時髦，利益所及，尚且是國家民族存亡之所繫，巴西又怎能例外？她不過是人性與環境相衝突的、其中的一個舞台罷了。

四百年前，巴西就已經擺脫了葡萄牙王朝的統治而獨立，實行民主政體也有了百餘年的歷史。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美國為了鞏固其南美洲的利益，在蓄意的培植下，巴西遂走上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路線。

巴西的自然環境，在《巴西狂歡節》一書中，我曾概略地介紹過。然而我必須再一次地強調的是，巴西人口稀少，可耕面積廣大，氣候宜人，物產豐饒。數百年來，無天災人禍，這些都是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。

美洲是一條細長的地脈，從北到南，如同一把斧頭，將地球砍成東西兩半。背對著廣闊的太平洋，而面向狹長的大西洋，巴西的東海岸就是刃口。地球生機勃勃的自轉著，終年不斷地送來溫煦的和風，既不冷也不熱，暖洋洋讓人渾身舒泰。

在葡萄牙人統治的時期，曾將甘蔗，棉花以及咖啡等經濟價值極高的農作物引進巴西。尤其是咖啡，更是深切地影響了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經濟制度。

咖啡為常年生灌木，多種植於中部山坡丘陵地帶，種植後，第三年開始收穫。一個維持得好的咖啡園，起碼可供二十年以上的收成，也因此養成了巴西人好逸惡勞的習性。

由於咖啡不需要大量資金，非常適合地廣人稀的巴西。故早在十八世紀，蓄奴制度便因之破產。黑人及印第安人的經濟得以獨立，逐漸與白種人雜交，血統充分混和，形成了地球上僅有的一個無種族歧視的樂園。

除了咖啡外，還有不少常年生的經濟作物，如同可可樹（巧克力原料），芭芭蘇（油料）等。這些作物都不需要特別照料，而且市場上供不應求。

經濟作物雖帶來了財富，卻冷落了廣大而肥沃的河谷平原。那裡的人耕種，採取世代相襲的遊墾方式，先將地上的草、樹放火燒掉，再撒播下雜糧種子，便坐等收成。

然而，在交通發達的二十世紀，地球上已不再有孤立的地域。這個天府之國，引誘著歐亞大陸過剩的勞力，成為移民者的天堂。日本人在他們政府的支援下，已有百餘萬移民定居在中部各州，成功地控制了農業經濟大權，形成厚實的政治資本。而義、德等歐洲各國，也在氣候稍寒的南部，站穩了腳步。

移民們如魚得水，饑渴般地在這片肥美的土地上工作，立刻改變了原來的農業面貌。當巴西人尚在震驚中，心態還沉湎於往日，現代化的工業熱潮又接踵而來。短短的幾十年，日新月異的巨變，巴西人幾乎歷經了現代文明全部的進化史。

巴西並沒有深厚的歷史及文化傳統，也沒有什麼民族觀念。他們藉以維持精神生活的，只有明定為國教的天主教。而在時代的衝擊下，教堂的神聖光輝已經褪色了，精神支柱早被感官刺激取代了。儘管上帝的金身依然，但信徒的禱告，卻似夢囈一般，再也沒有誰能聽得到了。

老一輩的尚未堂而皇之地拒絕參加彌撒，對他們而言，這個活動還具有社交的價值，同時也有漂白良知的的作用。年輕人則公開宣稱沒有上帝，或上帝已經死了。他們追求的是性、金錢與自由，迫不及待地擺脫了束縛，縱情於身心的解放。

數千年來在上帝的羽翼下，人類全然遺忘了信仰也是一種恩賜。一旦暴露在大自然中，在赤裸裸的現實下，人與人之間，除了利害之外，再也沒有共同的交集了。

在千百萬年的興衰起伏中，人類學會了以自由換取各種形式的庇護。房屋、衣服是最具體的代表，風俗和律法也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庇護方式。至於思想、倫理和宗教，對一般人而言，則是屬於看不見摸不著，無法理解的夢囈。

生活在庇護所中，受到庇護的不僅是自己，還有他人。對某些過於重視自我利益的人而言，他人所得到的庇護，就相當於加諸己身的束縛。有野心的人為了私慾，沒有野心的人源於愚昧，一旦有人吶喊，便有人起哄。現代人高喊自由，巴西人也舉起了雙手，他們根本不需要反對什麼，只要不進教堂就表明了立場。

人們脫開束縛，取得自由的代價，便是惶惑與不知所措。所謂的庇護，實際上只是以行為的妥協換得一種狀況。在那種狀況下，人們有所依賴，不需要凡事思考，更不致擔負任何責任。自由則是另一種狀況，在理論上，自由的定義應該是每個人的行為無所限制。而事實上，由於人的生存空間有限，自由只有使問題更為尖銳化。更糟糕的，是在習慣於新環境之前，人們往往無所適從。等到新的秩序形成了，那不過代表另一個全新的庇護所又建立了。

在這個庇護所中，人人必須努力工作，社會必須不斷累積財富，以財富提供庇護。為了維護整體系統的安全運作，人的需求必須予以滿足。於是，一種新的經驗模式形成了。人從出生開始，在智能尚未成熟以前，便充分享受到放任自由，耳聞目視，都是聲色刺激。想獲得這種生理滿足的代價，就是遵循這個庇護所的規律。如此這般地，整個體系成為一個龐大而自動的機構，一旦啟動，永不停息。